



水晶之恋系列

无数的落樱片片
诉说我的细细思念

薄荷情事

台湾 艾佟

第一章

当宁彤瞳坐上飞往日本关西机场的飞机时，嘴里还嘟嘟嚷嚷的。

她是心不甘情不愿的被迫上飞机，因为这趟商务合作的任務本来就不该由她千里迢迢赶去的，好歹说什么她也是个专案负责人，而合作计划大都是由公司的新进员工或者企画部的人在负责接洽，说什么都不必动用到专案负责人亲自飞到日本总公司去作讲解。要不是那个小鼻子，小眼睛，个子又矮小的日本大老板，说什么如果她不愿意上飞机的话就要以不适任的理由来解雇她，而她宁彤瞳什么都可以少一点，就是不能少赚一点钱，偏偏那个短腿老头付的薪水是别家同性质公司的两倍，害得她不敢乱使性子，要耍小脾气，只能乖乖就范了。

她是真的很讨厌日本这个国家，自古以来他们就被中国人倭寇，倭寇的叫，由此可知他们的腿短是世界出了

薄荷情事

名的，更不用说日本男人还十分的沙猪，外加好色，没水准了。而所谓沙猪，好色，没水准，讲简单点就是眼里没有女人存在的空间，再简单一点就是烂人一堆，只会对女人大呼小叫！基于这样的理由，她血液里存在了特有的抗日情节，所以她走遍世界各国就是没到过日本。

唉，如果老爹知道这次她是出差到日本的话，那她的皮可就要绷紧点，要不然她家的抗战英雄就要搬出他的长枪还有身上的子弹孔，跟她唠叨好几天没完没了了。

可能是她沉思的表情太过于“青面獠牙”，所以引起隔壁仁兄的好奇，那位先生用十分生硬的中文客气的问：“小姐你还好吧？”

彤瞳被突然插入她思绪的话给吓了一跳，她秉持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最高原则摇了摇她的脑袋，但坚持不开口回答。

可是那位可爱的仁兄却依旧不死心的说：“需不需要帮你要杯水和镇定剂？我看你好像不是很舒服的样子。”

这下彤瞳终于可以肯定她隔壁座位的先生是她最最最讨厌的那种日本人，因为他的中文带着和她老板一模一样的怪腔。她压根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手正不自主的蹂躏着航空杂志，所以人家才会以为她需要帮助。

彤瞳翻过身往机窗外的云屠望去，嘴巴闭得紧紧的

根本就当旁边的男人是个登徒子，要知道日本男人是全天下最好色的，她才没那么笨，三两下就被人拐上手。

“小姐你……”聒噪的声音又开始响起。

她生平第一吹这么痛恨老板为何这么大力，连奉公出差都可以申请 BusinessClass，早知道今天会遇到个变态，那么她甘愿牺牲自己的权利移驾到 EconomyClass，将自己塞进小小的座位。

一双指甲修剪得很整齐且黝黑的手伸到她面前，手上还端着一杯矿泉水还有一颗药丸。

当她正想要发飙的转过脸来求他饶过她时，发觉自己面对的是一张笑容可掬的脸，而且那张脸长得好似她的偶像——大泽隆夫。

是的，这是她的弱点。虽然她是很不喜欢日本人——因为她老板的缘故，但她却十分爱看日本偶像剧，尤其喜欢“白色之恋”里饰演哥哥的大泽隆夫。

她仿佛看到大泽隆夫那张好看的脸对着她说话，“我看你好像很不舒服，所以自作主张的要了镇定剂，喏，快点吞下它。”

彭瞳看呆了，她呆呆的接过来，又呆呆的吞了药丸。

“谢谢。”她用仅会的五句日语中的一句道谢。

“看你舒服点，我也很高兴。”大泽隆夫的脸笑道，“你

薄荷糖

是台湾人吧，我知道你是在台湾上飞机的。”他还是一字一句的用不太熟悉的中文说。“我叫工藤宇治。”

听他怪腔怪调的中文，彤瞳噗哧一笑，马上用流利的英文说道：“你会说英语吗？”

工藤宇治稍稍松了口气，马上用标准的牛津腔语重新自我介绍，“我叫工藤宇治，小姐的名字？”

“我是宁彤瞳，但你可以叫我 Bobo。”她对长得像大泽隆夫的人无法再绷着脸。她忽然没头没脑的问他，“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很像某人？”

他很孩子气的笑出声来。“没有，你是头一个，我长得像谁？”

“大泽隆夫，日本偶像剧的主角。”她很不好意思的为自己唐突的问题笑了，“对不起，我想我的问题太冒失了。”

“没关系，”他毫不介意，事实上在日本，通常长得太过于斯文也是种麻烦，常会有所谓的星探找上门来，问他愿不愿意当明星。“不过你吃了药，舒服点了吧？”他关心的问。

“我根本就没事，而是在想事情。”彤瞳不好意思的解释，“我在生我老板的气，他是日本人。”

“哦？”工藤宇治扬起眉，好奇的看她。

薄荷情事

水晶之戀系列

“好色，大男人，又矮矮的，十分不受员工的喜爱，偏偏又要表现出他十分体贴员工的模样。”飞舞着手，彤瞳唱作俱佳的说道，脸上还不时扮个不屑的鬼脸给他看。

“看来你有讨厌我们日本人的最佳理由。”他同意道。

“是啊！”彤瞳用力的点点头，“不过，我为了方才的不礼貌向你道歉，但你不能怪我，因为你讲中文的样子还有声音像极了我的老板。”她呵呵一笑。

“该不会你的老板也是姓工藤吧！”工藤宇治提醒的问她。

经他一说，彤瞳还真的恍然大悟的说：“对耶！你不说我还真忘了，真巧，不过你绝不是他的亲人，因为我老板说他的侄子待会会到机场接机。”她笑着从空服员的手中接过她的晚餐，没注意到他的笑意霎时不见了。“而你却还跟我坐在飞机上聊天。”

彤瞳先扳开餐盘上的筷子后继续说道：“工藤先生还一直想介绍他的侄子给我认识呢！而我的同事说他的侄子一定和他差不多，应该也是属于短腿族的一员。”

他的笑变得不太自然，话也跟着减少，可是她却不以为意，反而觉得是自己太聒噪罗唆，所以工藤宇治可能不太想理会她了，于是便开始闷头攻击自己餐盘里的鸡

薄荷糖

肉。

她哪知道工藤宇治一听到她说待会下机时会有一位工藤先生前来接机时，他便知道跟前的女孩就是他叔叔嘴里赞不绝口的宝贝小姐，他开始有种哭笑不得的感觉，不知道该不该告诉她；他就是她老板的侄子，那个品种不良的侄子。

幸好彤瞳在用完晚餐后就说她想要休息一下后就倒头大睡，暂时解除了他的危机。

看着她假寐的脸，安静的她有张可爱的娃娃脸，工藤宇治终于了解他叔叔说的话，宁彤瞳是个没有心机的大女孩，只要感觉对了就会和刚认识的陌生人叽哩呱啦的聊了起来。叔叔的另一段话又再耳边响起：“她啊，自尊心很强，最讨厌人家骗她。”

唉，这下可糟了，没告诉她他就是那个接机的人，不知道她会不会气死？工藤宇治叹口气，见机行事吧！

Y

Y

Y

彤瞳在行李输送带上看见自己的行李箱，她提起没装多少东西的箱子后，转向工藤宇治，向他一鞠躬道谢，虽然她的人并没有不舒服，但在这冷漠的世界里要找到

薄荷情事

像他这种打死不退的男人也真不容易了。

“谢谢你在飞机上的美心，希望有机会能再碰面。”原本她是想向他要他在日本的住址，但她是个女孩子，依照中国传统妇女的美德，女孩子是不可以先向男孩子开口的，所以说，大泽隆夫拜了。”

他握住自己的行李，紧张的说：“你说你有人要来接我？”天啊！一句话里面加了三个“你”字，他真的讲话有点“不轮转”了。

“对啊，我老板的侄子，那个品种不良的。”她还在开那个玩笑。

工藤治帮她提起行李。“我陪你到外头去。”如果他猜的没错，他的司机应该已经到了机场外头等他们了。

彤瞳虽然不太乐意自己的行李被一个近乎陌生的男人提在手上，但是他的坚持也让她不好意思把东西抢回来，于是她只好随着工藤宇治通过海关验关。

在他们还没走出机场大厅之前，就有一名穿着制服的男人向前来行了个九十度的鞠躬。“少爷。”他必恭必敬的说，“您一路辛苦了。”

此时的工藤宇治变得严谨，少了飞机上的俏皮与幽默，他将他们两个人的行李交给看似司机模样的男子，冷漠的说：“这位是宁小姐。”

薄荷情事

“宁小姐，欢迎您到日本。”一句话都不多说，他也给彤瞳一个日本式的鞠躬。

彤瞳有点愕然，难不成工藤宇治就是她那个日本大老板的侄子?! 天啊! 她居然还对他说了这么多讨厌老板的坏话，看来她回到台湾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始努力的翻报纸找工作。

“我们上车吧。”工藤宇治体贴的要扶她进宾士车。

彤瞳挣脱他的手，“等等，你就是那个工藤? 我老板的侄子?” 一连串丢了两个问题给他，表示她心里头的火渐渐往上冒了。

“也许吧!” 他跟她打哈哈。“你先上车后我再跟你解释。”他发现机场居然有记者在，而且已经开始对着他们猛拍照，他已顾不得她的问号，搂过她后便粗鲁的将她硬塞进车子。

“开车!” 他简略的下命令，宾士车马上就脱离了背后不停闪动的镁光灯。“对不起，没有告诉你我就是那个品种不良的侄子，我很抱歉。”他诚恳的说。

但是彤瞳已经不吃他这一套了，她撇过脸，将线定在窗外飞逝的街景。

其实她该呵呵大笑的，因为她遇上了少有幽默感的日本人，而且可以拿别人取笑的话来幽自己一默也是少

见的，但是她却笑不出来，因为她讨厌人家骗她。

见她用沉默来面对他，工藤宇治觉得自己很无辜，其实他也不是故意要隐瞒他的身分，而是他们在飞机上的时间太短暂，他还来不及告诉她真相，飞机就已经降落了。

“Bobo，我真的……”

“叫我宁小姐。”彤瞳冷冷的打断他的话，她认为他们之间没有亲密到可以互换小名的地步。

“OK，OK，宁小姐你听我说，我起先真的不知道坐在我身旁的，就是叔叔嘴里常提到的彤宝宝，而当你说有个工藤先生要来接机的时候，我才将你和彤宝宝合而为一的。”他努力的想挽回彤瞳的注意力。

“那时候你就可以坦白的告诉我你就是那位工藤先生，没必要让我一个人像白痴一样的唱独角戏。”她有些咬牙切齿的说。

“那是因为我感觉你很……”

“幽默？可笑？对不起，工藤先生我没有像你这样的幽默感，当有人讽刺我的时候我通常会尽全力的反击回去。”她冷冷的说，现在她真的觉得头很疼了。

“Bo……宁小姐如果你真的要我道歉的话，那我在这里向你道声对不起。”工藤宇治放下男人的身段拉下脸说

薄荷情事

道。

他觉得跟前的彤瞳是个不可多得的女孩，纵使当个朋友也是不错的，所以 he 不想让两个人为了一点小小的误会而弄拧彼此的关系。

彤瞳在心里叹口气的想，如果这个工藤宇治像她认为的那种日本人的话就好了，至少她可以摆张臭脸给他看，然而偏偏他却不计较所谓的面子问题，放下身段自愿先道歉。

唉，算了吧宁彤瞳，你自己也有错，谁教你在机上要对付个陌生人不听的数落老板的不是，这就叫作现世报。

“算了，”她闷闷的：“我也有不对的地方，我们就一笔勾消好了。”她是答应不再生气，但可没同意要对他和颜悦色，所以她依旧是将线定格在飞逝的街景上头。

一听她不再生气的他马上开心了起来，也就任她撇过脸不说话，他相信如果彤瞳真的如他叔叔讲的那样可人的话，她是不会生气太久的。

车子转进一间看似不像饭店的大宅院里。奇怪了，大老板不是说她住的是京都新都旅馆的吗？怎么会这么气派？服务生从大门口直列到房子嘴头，还个个都必恭必敬的九十度鞠躬欢迎，这未免也太夸张了点吧。

“工藤宇治，”彤心里头对他还有点不太爽快，所以连

薄荷情事

名带姓的叫他，“这里不是新都旅馆吧？”她希望他给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她认为工藤宇治的叔叔——她的老板，不会这么好心肠的让她住在眼前这么豪华的旅馆。

果然，他回答她，“这是我家。”

太好了，不是新都旅馆，要不然她真的会误认为大老板转性了，变得如此慷慨……等等，他什么？他家？！她顿时止住随他向前的脚步，停在原地不走了。

“工藤宇治，我订的是新都旅馆，不是要住在你家。”她的语气又开始冷冰冰了。

他开始有点习惯她说话的方式和语调，不理睬她语气里的拒绝，他迳自道：“把你一个人丢在旅馆里我不放心，所以请你委屈点住这儿来。”他有点庆幸家嘴的佣人听不懂英语，要不然他面子丢得可大了。

他搓过心不甘情不愿的彤瞳走进大屋里，而在气头上的她也没心情欣赏周围精致的装潢。

彤瞳跟着他走过街廊，而后他们看见一个跪在木板上穿着和服的女人，那女人恭敬的帮他们开了一扇木门。她惊愕的对着里头坐的人发呆。现在是星期五下午两点吧？怎么会有这么多无所事事的人坐在这儿泡茶——呃，应该说研究日本茶道。

工藤宇治弯下腰对她附耳的说：“坐在正前方的是我

薄荷情事

的奶奶，她的左边则是我母亲和我父亲的第五个老婆，右边的是我母亲家族的人，其余的你可以不必认识。”他一言两语的说完，却不知道他那句我父亲第五个老婆的话深深震撼住她。

日本社会怎么对姨太太的事如此轻描淡写，好像是见怪不怪的事。

“奶奶，她是我在台湾的未婚妻宁彤瞳。”工藤宇治站在门口用日语对自己的祖母道。他是欺负彤瞳听不懂日语，所以他一见到藤田静香也在场时，便故意说她是他的未婚妻。

最无辜的莫过于彤瞳了，她觉得莫名其妙，不知自己站在这儿被工藤宇治搂着又招谁惹了，他老爱黏不动就搂着她，教她想躲也躲不~~过~~而他们也真奇怪，工藤只不过讲句话罢了，何必还拿一种像要杀死人的眼光瞪着她，尤其是坐在离她站的位置最近的女孩，天啊，这女孩的眼神简直可比利刀。唉，真是可惜了一个美美的女孩，拿那种令人厌恶的白眼看人可是会让人不喜欢的。

不过彤瞳认为罪魁祸首应该是身旁的这个男人才对，她半扬起小脸说道：“你千万不可以利用我听不懂日语说我坏话哦，要不然我会要你好看的。”她的威胁讲得小小声，而且又是用英语出的，所以只有离他们最近的藤

薄荷情事

田静香听得见。

藤田静香跟大部分的日本人一样对英语几乎是一愁莫展，但她可以从工藤说话的表情看得出来他们之间的关系真的不太寻常，以前的他是不屑和女孩亲密的讲话，但跟前这个被他呵护住且亲密搂住的女孩应该不同于之前和他闹绯闻的小明星，她自觉不可以小觑这位来路不明的女孩。

她冷眼看着被工藤环抱住的女孩，发誓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查出其身分和来历，她不相信以她在日本的身分和地位会抢不过一个来自台湾且又不会说日语的小女孩。

“Bobo，向奶奶打声招呼吧。”工藤宇治接收到来自老奶奶严厉的眼神，他明白一向最注重礼节的她无法忍受彤瞳不语的举止，而偏偏又得先得到老奶奶的认同才能紧接着应付全家族的批判，所以他低声告诉彤瞳要她赶紧句话。

打招呼？她该说些什么呢？彤瞳只会“谢谢”，“早安”，“午安”，“晚安”和“再见”共五句日语而已，其余的对她而言全是“莫宰羊”，而现在居然要她开口说日语，这简直要她的命啊！抬起无辜的眼看着工藤宇治，他没事干么带她到他家来活受罪，真是的。

薄荷情事

见她微张着小嘴咿咿呀呀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心急的他用唇形告诉她“午安”。

接收到他的 Pass，彤瞳立刻将嘴角向上努力的拉起，然后学日本人将自己的腰身别至九十度的垂直角度，最后必恭必敬的：“午安。”她一弯腰长长发辫垂到跟前，工藤宇治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替她将额前的头拨弄到后面。

“奶奶如果没别的事，那我想带她去休息了，毕竟我们已经搭了一天的飞机。”他还是只对老奶奶讲话，至于他妈妈——工藤柳绘子，他却是连一眼都吝于给她。

“去吧，我会命人把餐点送到你房里的，”老奶奶严厉的眼见到孙子也稍稍柔和下来，她朝彤瞳点点头示意，厉眼却没放过两人紧贴的身体。“想必她也是住你房里喽。”

“当然。”工藤宇治知道祖母有可能认同彤瞳时，心里不知怎么着稍稍安下心来。

他稍稍别腰示意，顺便也将彤瞳的头向下一压，聪明的她当然知道他们可以告退了。她偷偷的看了老奶奶一眼，忽然瞥到老奶奶眼神闪过一丝不意察觉到的笑意，她不知自己怎么搞的，居然半夹杂着英语和日语对老奶奶道：“Grandmother 莎哟那啦。”

工藤宇治强压住差点爆笑出来的声音，连忙带她离

开现场，在纸门再度合上前他清楚的听见身后传来大小不一的惊呼声中外加老奶奶藏不住的笑道：“宇治的老婆可真幽默啊！”

看来彤瞳不但得到老奶奶的认同，有可能也会得到一向不喜接近人的她的疼爱。

¥

¥

¥

彤瞳又随着工藤宇治绕过他家九转十八拐的回廊，她真的搞不懂在日本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还会有人奢华到这种地步，打从她一进入到这大宅开始，惊呼声中不断的从她嘴里逸出，因为他家的庭院或者随便一个摆设，在她的眼里简直就像在看日本古装剧里头幕府将军住的宅院似的。

她知道自己像个乡下土包子，更像那个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般，是那么样的SPP，但她就是无法止住嘴里不断冒出来的赞叹声。

彤瞳眼尖的发现他家庭院里居然有种着吉野樱耶，而且不像阳明山那里的樱花总是零零落落，而是像日本漫画里头画的一样是垂下来的。

“哇哇哇！”她停下脚步，嘴里不自主的连连哇了三

薄荷情事

声，眼睛则是闪烁着感动的泪光。她拉拉工藤宇治的衣角问道：“这儿的樱花是不是和上野恩赐公园一样会下樱花雨？”

她的话一出口便惹来他的揶揄，“我有没有听错，这些话是从说过不喜欢日本人，讨厌日本人的嘴里说出来的吗？”怎么她对日本好像还满熟悉的。

知道自己理亏的彤瞳嘟起嘴为自己辩护道：“我只是说过讨厌日本男人的好色而已，可没说过讨厌日本的樱花哦，更何况这儿的樱花真的太美了，不是我们那里可以比得上的。”她毫不护短的夸赞。

“哦，那你到过上野赏樱过吗？要不然怎么会知道上野呢？”

“拜托，你们日本漫画可是无远弗届，我是K漫画长大的，所以怎么会不知道上野的赏樱会呢。”她哈哈的笑道。

她的笑声像是会传染一样，鲜少在家里露出笑容的工藤宇治也被她影响到会心的笑出来。

“喂，工藤宇治我可以走到樱花树下吗？”彤瞳渴望的祈求道。

她到日本前已经有做过功课，知道现在是六月天，想要赏到樱花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她打从台北出发开始，

薄荷情事